

還人生人

[英] 杰克·希金斯著 李扬 袁晔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

无人生还

[英] 杰克·希金斯 著

李扬 袁晔 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海口

Confessional by Jack Higgins

1985

Stein and Day 出版公司, 纽约。

责任编辑: 王 晓

封面设计: 张自启

无人生还

〔英〕杰克·希金斯 著

李 扬 袁 晔 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地质局测绘队印刷厂印刷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9 字数: 200千

标准书号: ISBN 7—80541—25 6 —1/I·42

印数1—100,000册

定价: 2.95元

《无人生还》

(原名潜伏杀手)

内容提要

克格勃间谍城造就出的冷面杀手库楚伦，扬言他手下无人生还在英国制造了一起起血腥屠杀，并嫁祸于北爱尔兰共和军，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成为英国当局和北爱尔兰共和军的共同死敌。

教皇保罗二世为调解英国与阿根廷的领土争端，决定访英。此际，库楚伦在间谍城演习时滥杀无辜的女儿叛逃英国，立意找到库楚伦复仇，库楚伦身份逐渐暴露，为灭口，克格勃决定除掉他。极度悲愤的库楚勃为报复克格勃，决定干一起震惊世界的刺杀，目标是教皇。这个一石三鸟的计划若成功，将使克格勃、英政府和北爱尔兰共和军处于尴尬狼狈的境地，而且会发生世界性的混乱。

为阻止这个阴谋，东西方的情报机构被充分调动起来，一批批反恐怖专家和制造恐怖的地下组织携手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但他在少女苏珊爱情掩护下，潜伏到保卫教皇的内圈，推开了最后一道门……。

本书涉及到一些主要军事情报大国，场面浩大，情节曲折，险象环生，可读性强，是一部惊险小说上乘力作。作者杰克·希金斯是国际上颇负胜名的悬念惊险大师，作品胜多，我国读者较熟悉的有《伦敦上空的鹰》《三十九阶台阶》等。

楔子

1959年

南特洛瓦吉普车在街头的拐角出现时，克列正走到圣徒教堂边。他急忙跑上教堂门廊，推开沉重的大门藏身于内。他让门敞着一条缝，以便观察外面的动静。

吉普车的一切多余遮盖物件都被卸去了，所以开车人和两名警察在车上暴露无遗。他们身着醒目的阿尔斯特地区皇家巡警的绿色制服，手中的斯特林式冲锋枪随时都准备开火。汽车在狭窄的街道上消失，奔向杜鲁莫城的中心。克列在教堂昏暗的光线中又隐蔽了一会儿，嗅着他所熟悉的那种气味。

“香火，蜡烛，圣水。”他低声喃喃语，一只手不由伸入门边的大理石圣水盆中。

“能为你做些什么吗，孩子？”

这声音如同耳语般地响起。克列回头看见一位牧师从黑暗中走出，是个身披破旧法袍的老人，满头银丝在烛光中闪烁。他一只手中拿着把雨伞。

“我只是在这里躲躲雨，神父。”克列回答。他缩肩站在门边，双手插入年久褪色的雨衣口袋中。他个头不高，顶多五英尺半，比孩童也高不了多少。但在旧礼帽沿下他那惨白凶狠的脸庞和似乎具有穿透力的黑色眼珠中的神气，使他让人生畏。

老牧师洞察一切，心若明镜。他和善地笑了。“你不是本地人，对吗？”

“对，神父，我从这儿路过。我约好跟一个朋友在墨菲酒吧会面。”

他的话中缺乏阿尔斯特人的那种独有的重音。牧师问：“你从共和国^①来？”

“都柏林，神父。你知道这家酒吧吗？事情很重要，我的朋友答应让我搭便车去贝尔法斯特，在那里能找份工作。”

牧师点点头。“我带你去，正好顺路。”

克列拉开门，老人走到外面。雨下得更大了，他撑起雨伞。克列跟在他身后，沿人行道走去。大雨中可听见一支铜管乐队吹奏着“和我一起”的调子和附和的歌声，凭添了悲戚的气氛。老牧师和克列都不由止步，眺望下方的广场。一尊大理石战争纪念碑下绕着几只花圈，一小群人围在碑前，乐队排在旁边。一名爱尔兰教堂的牧师主持着仪式。四位老者在雨中自豪地擎着旗帜，克列只认得其中的一面英国国旗。

“这是干什么？”他问。

^①即爱尔兰共和国——译注。

“军人节，悼念两次大战中的死者。他们都是不列颠军团^①当地分部的成员。我们这些新教徒朋友很爱炫耀恪守他们所谓的传统。”

“真的？”克列道。

他俩继续前行。一个顶多七八岁的小女孩停立在街角。她穿着肥大的外套，戴一顶既大又旧的贝雷帽，袜子上洞眼遍布，鞋也破烂不堪。她脸色苍白，矗耸的颧骨上有皮无肉。但她褐色的眼睛十分有神，显得很机敏。尽管托着盘子的小手被冻得发青，她还是挤出个笑容。

“你好，神父，”她说：“买花吗？”

“可怜的孩子，这种天气你应该呆在屋里的。”他从兜中掏出枚硬币，放进她的小钱罐中，然后挑出一朵猩红的花。“算是纪念战争的亡灵。”他对克列道。

“真的？”克列转身发现小女孩正腼腆地朝他举着一朵罂粟花。“买一朵吧，先生。”

“为什么不买？”

她将花插在他的雨衣上。克列低头凝视这张娇弱憔悴的小脸，神色黯然，心中暗自起誓。他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一只皮包，抽出两张一镑的钞票。她瞪着她，大为吃惊地见他把钞票叠好，放入钱罐中，随后从她手中轻轻地取过盛花的盘子。

“回家去，”他温柔地说：“呆在暖和的地方。你很快就会发觉这世界太冷了，小孩。”

她眼中充满困惑，不解地转身跑走。

^①英国退伍军人组织——译注。

老牧师开口道：“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贫困，但那些人，”他冲广场努努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他边走边摇头。“这么多人死了，我从没过问他们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①。”

他顿住望着路的另一边。一个褪色的招牌上写着：墨菲酒吧。“到了。这些花你怎么处置？”

克列低头看着盘子：“上帝知道。”

“我经常发现他的确知道。”老人从兜里摸出一只银盒，取出一支香烟点上，没有请克列。他喷出口浓雾，咳嗽起来。“我年轻时到过诺福克的一个古老的天主教堂，里面有一尊不知哪位中世纪天才制做的神像，是个前来收获的身着黑袍的死神。今天在我自己的教堂里似乎又见到了他，唯一的区别是他身着雨衣头戴旧礼帽。”他突然打了个寒噤。

“回家去，神父，”克列和气地说：“这外头对你来讲太冷了。”

“是啊，”老人同意道：“确实太冷了。”他转身离去。广场的乐队又换了支曲子。

克列回头，走上酒吧的台阶，推开门。他置身于一间狭长的屋中，一端尽头处燃着炭火。有几张铁条桌，周围放着椅子，靠墙还有一把长条椅。吧柜是发暗的红木做的，面上铺着大理石板，柜的底部是一圈铜栏杆。酒瓶照例是排列在一面镜子前面，瓶上金色的丝带却没法掩盖便宜烈酒的标签。没有顾客，只有身材粗大的店主倚在啤酒桶

^①爱尔兰人大多信奉天主教，而英国人大多信奉新教，因而常发生宗教冲突——译注。

上。他的头顶几乎全秃，脸上堆着肉褶，白色的衬衣领口满是油污。

他抬头扫视克列，瞥见盛花的盘子。“我已经买了一朵。”

“我们谁没买呢？”克列把盘子放到桌上，靠吧柜而立。“人都到哪儿去了？”

“在广场参加仪式。这是座新教徒的城市，孩子。”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新教徒？”

“我站了二十五年酒吧的人会看不出？得啦，你喜欢喝啥玩意儿？”

“布希米尔^①”

胖男人赞许地点点头，取过一个酒瓶。“口味不错。”

“你是墨菲？”

“别人都这么叫我。”他点上支烟。“你不是这附近的人？”

“对。我应该在这儿跟一个朋友见面。说不定你认识他？”

“他叫什么？”

“库楚伦。”

墨菲脸上的笑意全逝。“库楚伦，”他喃喃道。

“地下运动中仅存的英雄。”

墨菲说：“基督，你们这些小子都喜欢猎奇，如同星期六晚上拙劣的电视节目里一样。你知道不能带武器。”

①一种烈性威士忌酒——译注。

“怎么啦？”克列问。

“警察一直很留神，经常搜身。他们肯定会抓住你。”

“我并没揣武器。”

“那好。”墨菲从柜台下取出一只大提袋。“广场的正对面是警察的营房。镇里的送货卡车每天正午被允许开进营房大门。把这袋子藏在车背后，是够炸飞半个营房。”他把手伸进袋里，里面发出一声咔嚓的响动。“去吧，你有五分钟的时间。”

克列接过提袋朝门口走去，正要跨出时听到墨菲说：

“嘿，库楚伦，地下英雄？”克列扭身见那胖子正冲他举着酒杯祝词。“你知道人们怎么说的，祝你死在爱尔兰。”

有点不大对劲儿，克列隐约地发觉，那人的眼神里有取笑的意思，使他到了外面向广场走去时犹觉锋芒在背。乐队又换了一只曲子，人们齐声唱着，即便在大雨中也纹丝不动。他侧头瞟去，看到墨菲站在酒吧外的第一级台阶上，这很奇怪。接着他又见店主手挥了几下，仿佛在朝谁发信号，随即那辆敞蓬的吉普车从一条小巷中轰鸣而出，擦着街沿冲入广场。

克列拔腿开跑，在湿透的卵石上滑了一下，一个趔趄跪倒在地。斯特林冲锋枪的把柄猛击着他的腰部，他发出惨叫。开车的警官用脚狠踩他伸出的手掌，弯身拣起提袋。他们反拎袋子，抖落出一只厨房用的小钟。克列象踢足球似地把它踢到广场中央，那里的人群已经松散。

“没有必要！”警官叫喊：“它是假的！”他俯身揪

住克列颈后的长发。“你真是本性难移，是吧，你这恶鬼！你对谁也不信任，小鬼子。他们真把你教到家了。”

克列越过他盯住站在酒吧外台阶上的墨菲。那么——他是个告密者。他用爱尔兰的咒语暗自骂着，但并不十分气愤，而是感到发寒——心寒若冰，呼吸沉重。

警官抓着克列的领子，把他象畜生一样摔得趴在地上，然后俯身搜查他的身体，寻找武器。随后他把仍双膝落地的克列推到吉普车边靠着车身。

“好吧，把手背过去。你应该呆在家里的木箱中。”

克列挣扎起身，两手抓住了小心地用腹带绑在腿内侧的勃朗宁手枪把柄，就在膝盖之上。他拔出枪，转身向警官的胸口开火。强有力的一击打得警官双脚腾地，倒向旁边站立的巡警。这人被撞得转过身，险些摔倒在地，克列冲他后背扣动了扳机；勃朗宁接着又瞄准了第三个警察，他刚从吉普车的另一边回过神来，举起冲锋枪。但已迟了，克列的第三颗子弹正中他咽喉，把他掀翻。

人群乱做一团，女人们尖叫，乐器被扔到地上。克列稳稳站立，在这混乱中出奇的镇静，他望着广场那边的墨菲。墨菲呆呆站在酒吧外的台阶上，仿佛被冻住了。

克列举枪对准目标。这时雨中传出用扩音筒放大的俄语喊声：“够了，克列！别再开枪！”

克列转过身，枪已垂下。手持话筒的人沿街急步而来，身着克格勃的上校制服，外面披了一件军用雨衣。他身旁的一人三十岁刚出头，瘦削修长，肩头微斜，穿着皮革风雨衣，戴一副金属架眼镜。他俩身后是几队俄国士兵，端着步枪成两路进入广场。他们都一身作战迷彩服，佩着

精锐的铁锤旅的标志。

“这才是好孩子！把枪放下！”上校喊。克列一个急转抬枪便射，只一枪，但惊人的准确，尤其是在不算近的距离内让人吃惊：墨菲的大半只耳朵被削去，疼得大叫，用手捂住脑侧，鲜血从指头间冒出。

“不，米凯尔！够了！”风雨衣中的男人喝道。克列转向他笑了，用俄语说：“遵命，教授，听你吩咐。”然后把勃朗宁仔细地搁到吉普车的前盖上。

“我想你说过他已被训练得完全照指令行事。”上校不满地说。

一位陆军上尉走来，致礼。“死了两个，还有一人活着。马斯洛夫斯基上校，您有什么指示？”

上校没理他，而是对克列道：“你没被允许携带手枪。”

“我知道，”克列答。“可另一方面，按这场游戏的规定，墨菲也不应成为告密者。我听说他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人。”

“那么，你总是相信你听到的东西？”

“党是这么教导我的，上校同志。难道你为我准备了一套新的纪律手册？”

马斯洛夫斯基无法压抑自己的愤怒，他不习惯这种态度——谁也不能如此无礼。他正欲张口喝斥，突然听到一声惊呼。卖给克列罂粟花的那个小女孩挤过人群，跪到警官的尸体旁边。

“爸爸，”她用俄语悲哀地呼唤。“爸！”她抬头盯住克列，脸如白纸。“你杀了他！你杀死了我父亲！”

她象一只幼虎似地扑向他，歇斯底里地哭着手去揪他的脸。他紧紧抓住她的细腕，她忽地全身发软，瘫靠在他身上。克列的手臂搂住她，抚摸她的头发，冲她喃喃耳语。

老牧师从人群中走出。“我领她回去。”他伸手慈怜地扳住她的肩头。

他们移步离去，人群为老少俩人让出路。上校向上尉发布命令：“好啦，把广场清理干净。”然后他又转身对着穿风雨衣的人。“这无休止的乌克兰阴雨让我厌烦。我们快回室内去，带上你的学生，我们要谈谈。”

克格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复杂的情报机构，它完全控制着苏联亿万人的生活，其触角还伸向世界各国。它最关键和最隐秘的单位要数十处，职能是在国外策划破坏和暗杀。

伊凡·马斯洛夫斯基上校领导十三处已经有五个年头。他那壮硕的身躯和冷酷的形象与他的家庭背景极不协调。他一九一九年生于列宁格勒，父亲是位医生。他在当地的一家法学院学习，毕业后不久德国人入侵苏联。战争初期他在敌后参加游击队活动。他所受的教育和语言才能使他被转移到一个反间谍部门工作。由于他的业绩，战后他仍然从事情报活动，再也没有跟法律打交道。

主要是依靠他的设计和组织才建起了专门训练派遣间谍的学校和模拟基地。在这些完全模仿英国或美国修建的基地中，间谍们学习怎样在英语国家中工作，生活方式也彻底西化。克格勃在法国情报机构各级的成功渗透，主要

归功于他所建立的模拟法国的一个基地学校，间谍们曾在这里熟悉了法国的一切——文化，社会环境，饮食，穿戴，等等。

他的上司对他绝对信任，授权他扩展这类训练基地。所以在苏联的乌克兰腹地，却有一座名叫杜鲁莫的北爱尔兰小城。

马斯洛夫斯基从莫斯科来访时所用的办公室十分寻常。室内有一张书桌，一排文件柜，墙上贴着杜鲁莫城的大幅地图。靠另一侧墙壁的地炉中烧着木柴，他正站在旁边取暖，不时啜一口掺有伏特加的咖啡。身后的门开了，穿皮革风雨衣的男人走进来，颤抖着趋向炉边。

“上帝，外边真冷得够呛。”

他从桌上的托盘里为自己调好咖啡和伏特加，又回到火旁。保尔·切尔尼刚满三十四岁，模样英俊幽默，已在试验心理学领域取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做为乌克兰一小镇上铁匠的儿子，这样的成就是值得称道的。他十六岁时就参加了抗德游击队，他那小组的领导人战前是莫斯科大学的英语讲师，很快就发现了他的才能。

切尔尼一九四五年即进入莫斯科大学，主修心理学，后来又东德的德累斯顿大学，参加一试验心理学的研究小组，一九五一年获博士学位。由于对行为心理学感兴趣，他接着又转到北京大学跟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周平教授学习。周教授的专长是利用行为心理学的手段讯问和控制朝鲜战争中的英军和美军俘虏。

当切尔尼返回莫斯科时，他利用巴甫洛夫原理在控制

人的行为方面已有突出成就，从而引起了克格勃的关注。马斯洛夫斯基对此尤为重视，并帮助他很快当上莫斯科大学的试验心理学教授。

“他是个狂人，”上校开口：“不懂得尊重权威，完全不按命令行事。他被告知不能携带手枪的，对吧？”

“对，上校同志。”

“哼，他违背指示，把一次常规训练搞成个血腥屠杀。我倒不是关心我们所使用的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混蛋，正应该这样强迫他们为祖国服务。顺便问问，那些警察是谁装扮的？”

“不太清楚，让我查一下。”切尔尼握起电话。“列文，到这儿来。”

“列文是谁？”上校问。

“他到这里三个多月了。持不同政见的犹太人，因跟以色列的亲戚秘密通信被判处五年徒刑。他把办公室管理得极有效率。”

“他的职业？”

“物理学家……结构力学。我想，他从事飞机设计。我完全相信他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们都这么说的。”上校告诫他。

门被敲响了一声，正议论着的人走了进来。维克多·列文身材矮小，但因穿着棉袄棉裤而显得比实际粗大些。他有四十八岁，灰头发，钢架眼镜上贴着胶布。他神色不安，似乎时刻担心克格勃特务破门而入。处在他的地位，这样的忧虑绝非多余。

“那三个警察是什么人？”切尔尼问。

“警官叫伏罗宁，同志，”列文道：“以前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去年他企图叛逃，那时他妻子刚去世。判刑十年。”

“那小孩呢？”

“塔尼娅·伏罗宁洛娃，他的女儿。那两人还得再查。”

“别再操心。你可以走了。”

列文出去后，上校说：“还是说克列吧，我没法原谅他向酒吧外的那人开枪，直接违抗我的命令。告诉你，”他不太情愿地补充一句，“枪打得可真够神的。”

“是啊，他很有本事。”

“再给我讲下他的情况。”

马斯洛夫斯基又斟了些咖啡和伏特加，然后在炉旁坐下。切尔尼从文件柜里取出一宗档案袋打开。“米凯尔·克列，一九三八年生于克雷县一座叫波列加的村庄，那是在爱尔兰共和国。父亲西恩·克列，一位爱尔兰共和军活动家，加入西班牙内战，在马德里跟克列的母亲相遇。她叫玛莎·伏龙斯基，苏联公民。”

“我记得他父亲是被英国人绞死的？”

“对。第二次大战初期他参与了伦敦地区的一系列爆炸活动，被抓住后判处死刑。”

“又一个爱尔兰殉难者。那里的人似乎就靠这些牺牲者生活。”

“玛莎·伏龙斯基得到了爱尔兰国籍，继续住在都柏林，靠新闻写作为生，小孩被送进教会学校。”

“天主教徒？”

“自然。我们在都柏林的人发现了这些相当奇特的经历，向莫斯科做了汇报。这孩子的潜在才能十分明显，很有用处，所以劝他母亲带他于一九五三年回到俄国。两年后她患胃癌去逝。”

“那么，他现在是二十一岁，非常聪明，嗯。”

“完全正确。他有语言天才，学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切尔尼又扫一眼卷宗。“但他真正的本领是演技，我敢说他是个天才演员。”

“那正符合要求。”

“如果他没走上现在的路，一定在表演领域已享有盛誉。”

“是的，唔，他用不着操心这些，”上校讥讽道：“他的杀人天赋也很高。”

“但他不会图财害命，”切尔尼说：“正如上校同志所知，任何人都能被训练得会杀人；正因如此，我们更关注的是招收有头脑的人。克列使用武器的习惯很奇特，与众不同。”

“我能观察出，”上校说：“杀起人来毫无怜悯。他的心理状态一定易于动怒。”

“并非如此，上校同志。也许很难解释清楚，但我说过，克列的演技高超。今天他扮演的是爱尔兰共和军的角色，他做得一丝不苟，就象在演电影。”

“区别在于没有下令停拍的导演，”上校沉思道，“而且死去的人也不能在拍摄结束时起身离开。”

“我明白，”列文答。“但这从心理上表明了他为啥会去打死那两人，并不顾命令向墨菲开枪。墨菲是个告密